

文章之興也觀之六經可槩見迨後之作者或
述或優於論議往往以偏長見稱矧詠歌之辭
之叶而音節之諧又非徒貴於辭達宜兼之之難也自
昔鉅儒若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王陳元之虞揭於文與
詩皆兼精焉豈其學之富才之全是以能人所不能而
名高於一世吾郡之先輩傅君與礪希古之鉅儒而有
合焉者也其官止於
廣州文學卒之年
總踰四十而文章之譽著海內蓋其天才過人學識亦
超卓范太史德機先生居百丈峯之下自少承其面語
口傳者為多迨遊燕都搢紳先生既咸獎飭而諸公貴



以類見惟恐後其才優祿薄固時所共惜君既卒後詩
文俱嘗刻之梓其詩乃范虞揭三先生為之序流傳於
四方也久矣君之弟次舟以後進類見之多而舊刻不
存乃取而重刻之且續刻其文屬寅為之序寅自弱冠
遊鄉校見君所為觀瀾賦固已知其名敬其為傑士且
與君同邑生又同歲月而君之才名播京師結交海內
士寅屏跡巖谷窮居以老乃竟不識君然所以知君者
亦深矣其為文春容而雅暢質不失之俚賸不失之浮
固宜與詩歌並傳無愧於古之蕪美者君子觀之當知
愚言之非妄也洪武甲子歲冬十月蒙陽梁寅序

傅與礪文集卷之一

弟傅若川次舟編刊

賦 詔 策 制 表

郊祀賦

維至順壬申十月之吉大臣既奉遺詔祗嗣皇承天命
率舊章雲合九族日臨萬方紹丕基於既遠衍休運於
無疆迺稽典籍陳禋祀戒有司飭行事謀素龜以時日
薦純牲於天地於是春官議禮庶職效能考壇墀於陽
位辟氛埃使清明垣繚丘而規合石綿砌而方平組帷
續其綺錯暨邸翼以相承洞百靈以趨走齊二氣與降

升犧牲既成，粢盛告潔，赤精名陽，遂之火素。液注方諸，
之月黃琮，掩藹而霞潤，蒼壁泓涵而冰徹。是皆將以表
至誠，通明靈罔，不因清濁以辨位，放圓方而成形也。
皇帝方以春秋鼎盛，肆命重臣，攝行大典，戴弁星羅，飄
裾霧卷，對越上下，潛交幽顯，儼臨壇而翼，躬服事以
勉。凡百多士，亦肅且和，駿奔就列，佩玉委蛇。御史執
法曰：糾其儀端，白簡以山立，鐵柱冠其嵯峨。于時萬境
疑淨，羣聲聞寡，星翳以沈，漢斗遲。其轉杓樂舉，子
應律烟登，子干霄，天門開，子紛照耀，靈之旗，子下飄飄。
般從以振霧芳菲，子而揚颺爾，乃酌以玄醴，藉以

白茅三觶，迭進八音，不涓蜷龍，天矯於寶篋，威鳳翩翾
於雲旂，祥光燁以浮宇，景氣郁其覆郊，禮言備神，具醉
揚空歌，旋靈旆神之來，子陰陽會神之去，子福祿萃昌
皇祚，子彌億年，世脩祀，子永弗替，邊豆既撤，百寮降止
工祝將胙，致嘏於天子，浩乎洋洋，乎莫不鼓舞，元化
泳涵恩波，用昭明於靈貺，咸稽首而作歌，歌曰：帝承天
休膺大寶，兮燔柴于郊，假穹昊兮慶雲下，流被百草兮
羣黎熙，安以老兮崇德罔休，以求保兮。

觀瀾賦

淵乎深哉，道洋不可極，子萬化派，其同源浩，吾涉

夫聖之涯子寒欲濟乎中洲朝濯髮於江漢子夕余將
浴於沂泗觀逝者之如斯兮沛百川之方至乍澎湃瀾
涌以若傾兮終紆徐迤邐而趨平空漠上杳其下垂兮
雲續上曖而上征長風迴薄剗以合沓兮陽景翕霽森
以混濛靈剗其交馳兮氣憑上與相盪窮余日不知
其遠兮下孰究夫夫尋繫進流之有漸兮盍稽夫源之
深心與境其適遭兮冥合乎斯道嗟末俗之波流兮蕩
澆風其瀾倒紛雨集之滿漚兮溘朝盈而夕枯使河海
可蠡而測兮豈云異夫潢汙亦惟涓上之始兮積之以
浩上既混上其不息兮淵上焉以深造彼龜坐以井觀

乎固難與語夫津涯昧者又不察兮競好誕而喜夸藻
遠源而濫入乎悻望洋以增歎儻遂返其初乎羌徒求
乎汗漫嗜先哲豈其然兮亮有本者如茲惟古訓斯昭
昭兮歸求之有餘師淨以澄心兮浩然以養氣沉浸乎
禮樂兮涵之以仁義大中以正其源兮至和發而靈波
一勺不見其少兮彌六合而非多尚麗澤之是資兮苟
流之務塞謙以持其盈兮滿焉而不溢成章其自達兮
折有萬而必東逝之潤吾身兮遠將及乎無窮亂曰大
川云上湍以駛兮乘流斯行坎即止兮履有源泉故不
嗚兮匪道伊合亦何取於是乎

漢宣帝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詔

聞孝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樂章德禮報情也高皇帝定有天下以詒子孫為漢太祖廟樂奏武德之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恭讓節儉敦尚儒雅興復三代之治以垂法於無窮為漢太宗廟樂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皇帝光昭前業威德遠被身車所通力所至畢貢方物鄉風來王招文學之士崇仁義之說脩郊祀之禮復明堂之制改正度易服色建封禪寶鼎出芝生齊房黎民毅育休嘉荐至功德莫盛焉宜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廟樂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

其世仁母廢

擬唐玄宗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詔

朕聞養老尊賢莫尚於禮移風易俗必由於教禮者教也將其敬者不可以虛行教以化之宜其化者非由於家至蓋古者聖人制夫鄉飲之義以為政教之本樂其俎豆致其尊讓以成禮也而非為飲食以昭德也而為沈湎孝弟之行由是而興貴賤之義緣茲而別民隆殺國用和平故飲於學者可以明人倫觀於鄉者可以知王道世斯遠矣朕甚慕焉恒亦虛心思求復古者風雨時至閭閻歲登既臻茲當庶必導以禮樂宜令

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之禮朕雖無德化致此屋可
封庶幾禮讓俾地民興行宣示郡邑其務思行

擬漢景帝立河間王策

皇帝若曰嗚呼小子德爾惟克脩學好禮敦求前聞之
朕稽古建國庸王爾于東方為漢室輔嗚呼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汝尚念茲惟乃執高皇帝奉若天命以存萬
邦果余後嗣厥惟殷武爾其受茲茅社往又于汝土夙
夜烝乂勿怠率乃民慎乃有德俾于一人以康爾亦有
無疆之休嗚呼茲茲惟子孫世世永保命

擬唐陽城諫議大夫制

虞帝舉賢嘉言罔伏殷王從諫居上克明矧在眇躬弗
求輔德予欲明揚幽側廣拔貞良置諸左右作朕耳目
俾立朝有補過之益在野無考槃之遺匪采其髦罔致
斯美實之所在名必從之處士陽城隱居中條服行古
道其學既廣厥德彌彰是以鄉里習於善良搢紳慕其
風采潛雖伏矣人其舍諸蓋伊尹致君起於畎畝傳說
作相得之熾允是用舉爾深山登茲文陛優崇祿秩首
長諫垣爾其克副朕懷罔違人望如衮有關汝則補之
惟木從繩朕斯正矣母以難事而勿責母以小過而曲
從時義之歸乃言惟服予茲有慶其求同休

擬唐宋璟進無逸圖表

臣聞天道不息而歲功成君道不息而天下又是以大禹致_口維日不足文王亶_口與天同運用能肇基夏業新命周邦垂大訓於後昆著微祿於未世自古鑒于遘田耽于逸樂未有不致殘民怨國亂身危者也故成王以幼冲而嗣業周公作無逸以陳戒言則古昔必稱先王遠而殷三宗之繼紹近而周三后之創始以及天命之微民情之隱靡不畢備反覆為訓豈唯一王之攸監斯誠萬世之元龜也伏惟皇帝陛下續述聖圖勵精文治寸陰是惜時禹之勤一食不遑嚼文之德允茲善始

尚克有終臣璟心切股肱之義力微衮職之補謹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伏幸張之左右警戒無虞庶天地之化因茲而增其廣大日月之運由是而益其光明臣璟不勝悃款之至

天曆改元湖廣省賀表

天曆在躬一人有慶王言作命萬國歡心中賀以間出之資當中興之運宜兄宜弟而後以教國人作君作師惟其克相上帝懋績武皇之正緒用寧神祖之丕基日就月將尚緝光明之學夙興夜寐時覃宵密之心沛濯滂流羣生成遂臣等旬宣南服瞻望北辰嘉同更始之

民於贊維新之治

元旦賀箋

春王正月成良始於東方帝座前星繼離明於南面享嘉之會福祿攸降中賀恭敬温文仁明孝友從撫軍守監國允重宗祀秋學禮冬讀書益崇師傅宜此元良之慶肇茲德惠之施某等職守藩邦神馳望苑日重光海重潤庸發揮樂府之和車同軌書同文尚協贊皇圖之大

留守司賀元統改元表

聰明嗣位正一統以書元曆數在躬與北民而更始聲

教所至惟忻交通欽惟

天授英猷日崇聖學繼志

述事於昭文武之光持盈守成丕衍殷周之祚有漢其彌惟新是圖某等職守龍都禮陪肅拜坤順成物喜符十月之良乾元統天嘉祝萬年之永

天壽節隆祥使司賀表四月十七

龍見維時式際純乾之運虹流在旦有開出震之祥光溢九圍惟騰地姓欽惟

清寧毓粹聰括裝華推仁

克本於天倫尊德載新於聖學殷宗之舊勞于外既悉艱難虞帝之允執其中肆膺曆數宜此春秋之富侔諸天地之長臣等職任祝釐禮陪稱壽臣歸美以報上愧

莫禪庶績之熙皇歛福以錫民尚永賴一人之慶

皇太后受冊賀

皇帝表

大明四照統肇繼於乾元長樂三朝彌率敷於漢汗光
昭玉冊瑞溢璇霄欽惟 英文間生明宥有執以武
皇之正緒衍世祖之洪圖受命而德為聖人尚隆典學
尊親而養以天下益厚彝倫肆獲微稱用彰慈訓某職
居京守班與朝儀十月為良式觀禮文之盛兆民興孝
未歌德教之加

司農司賀

皇太后受尊號冊表

母儀治內璇宮夙著於坤稱帝德光前五冊誕敷於渙
歸恭惟 柔順居貞慈明作則贊先皇於再造教美
周南翼後嗣於丕承養隆天下肆膺令典以發徽音某
職近天田光依月殿瑤池慶壽願逢大有之年長樂受
朝宜衍無疆之福

傅與礪文集卷之二

記

寄寄亭記

傅子客遊京師數歲貧不能自居恒寄於人而業筆硯以衣食前年有日南之役既還待選天官業遂廢而益貧居無恒宇求訪者率病焉今年秋舍於丞相掾相人趙德隆所僦明時坊何氏第之西亭因題其門曰寄寄以自別於土著之民使求訪者有所跡客有感其義者曰子以子之居寄於人者乎一言寄可尔謂之寄也何哉傅子笑曰子未知之乎夫人莫不寄也而又有寄者

焉豈惟人哉凡物莫不寄也天地物之大者而亦寄焉
天寄乎上地寄乎下人萬物寄乎中今夫二氣之運細
縕有礪均履全載穹然高者吾不知其所窮矣塊然厚
者吾不知其所終矣廓然四達者吾不知其所容矣必
有所為主者故知天地亦寄也而受萬物之寄人寄於
天地也而又受人之寄今之客京師其能自買宅而無
待僦屋以居者鮮矣矧予又客於僦居者之居乎客誠
寄也而所為主亦寄焉故曰寄也曰然則子之寄也豈
無所任其寄於身乎曰否天之生吾人也肖之形而命
之以仁義由是率而行之曰道此吾受之天而任其寄

於吾身者必能保之而不失違則充其用以庇乎生人
夫然後能任夫天之所寄而盡其責也孔子曰文不在
茲乎孟子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聖賢自任其所寄之
重者如此凡學其道者庸可不知其任乎客起而曰命
之矣請遂記之

南窓記

君子之治其身亦先其心而已矣心惟虛而後能受天
道惟明而後能不蔽於物虛以立體明以達用是故君
子起居惟時游息以方嚮陽剛以自附而陰晦而弗近
斯内外交致其養歟衛人王良輔敦厚而志於學往年

余還清江時見良輔侍其親郡幕有儒雅之風無純綺
之習蓋王氏佳子弟也今年余遊湖南良輔復從其親
尹衡之郟邑以余有通家之好因出中書許公所書南
窓二字示余曰斯余昔者讀書之所也翰林范先生嘗
為之銘今先生且不可作矣子盍為我識諸余於翰林
為鄉子弟而辱知中書以二公之所與雖未嘗知其入
猶將申一言矧余於良輔有通家之好者乎夫窓虛室
也洞乎中徹乎外而南當陽明之方長養之次良輔之
進脩於是挹虞絃之薰敬義日之求牖戶踈朗吾因以
淨吾慾焉時物假大吾因以長吾善焉所謂內外交致

其養者其在故乎審由是而勉之以達於用則賢者之
堂無難升聖人之域可企而及矣若夫徒倚以寄傲高
卧以騁懷斯憤世長往者之所為殆非二公相望之意
而良輔豈宜早為是哉

蘭雪齋記

夫君子之托物其美惡必有擇焉故欲知士之賢者亦
視其所居與其所好慕者耳友人張天彝文雅博涉器
深而趣遠所居列置古經史名書畫間以卉石錯以琴
尊而朝夕游息其間撥芳華以娛翫漱清氣而自澹斯
其志尚之異不賢而能之乎嘗撫唐李供奉白之辭以

名其齋曰蘭雪而屬予記其義蘭取其芳以茂敷雪取其潔以潤歟夫君子之行處幽獨而日聞居闇昧而益章蕭艾之雜也不可以合也塗炭之汙也不可與居也蔚乎詩書之林渙然道德之澤其蘭雪之謂乎抑嘗觀夫物理而質諸古先之言易稱二人同心而繼之以如蘭詩歌生我百穀而先之以雨雪斯二物者其芳馨之德潤澤之功有取於世君子以托其志尚宜哉天彝蚤以才請見知當道由海北扈史辟掾廣東湖南二帥府自是且進用未已其芳馨潤澤之遠庸可既乎是齋固天彝養德之所也吾間與善人居久而與之俱化吾昔

者恒過之入其齋諄如也芬如也忽不知薰余以仁矣即其席灑如也濯如也忽不知漸余以義矣鮮魃時至塵憲若滌天彝為余援琴而歌之為幽蘭白雪之操佳性使人坐而忘歸於是知天彝信賢者也信知所好慕而有慕焉者也孰謂君子之所養不係所居乎請以是為記

梅江記

鄙為邑居羣山之阿山多石僻平地屋峭壁竦上絕天半水泉之發間關出石下鬱流千折然後稍趨平焉其山川清氣之會函異蓄靈於江宜感凡物之洩其芳潤

萃其菁華不為佳木奇卉必為秀民郵治之南有梅江
邑士張世傑嘗居其溪久之因取以自號夫名者實之
所生也江有梅地氣所宜昔人名江亦必取其所宜木
矣而今者實不見斯物焉此其芳潤之積菁華之蘊意
者不在於梅而在世傑矣又何必生佳木奇卉而後為
江之秀異哉然吾聞江之為德會流大者其潤必廣為
浸小者其澆亦狹士患不志其大者焉苟志之勺水之
生可以為河海寸雲之出可以雨天下世傑亦大其停
蓄而勿拘於細流吾見由是江而導之沛乎汪洋浩乎
演迤所至惡可涯涘哉

竹村記

楚自古稱有材辰故楚地其土多丹砂黃金美竹之利
歲充貢上國天下所珍焉然世俗嗜好視竹於丹砂黃
金其不舍此而趣彼幾何人哉有能異乎世俗嗜竹甚
於丹砂黃金則其人者亦天下之所珍也佐岳陽幕府
君齡縻君其為人無足以當此乎君家辰距城南二里
席谿之村泉石清美君種竹其間而樂之遂命其居曰
竹村今宦游千里之外而恒不忘于懷非其心酷嗜之
不若是且辰固多丹砂黃金而君獨酷嗜夫竹審余所
謂其人天下之所珍而異乎世俗者也夫竹虛心勁節

有君子之德焉雖處村野而致用於國家君為政廉法
周密守之以正承之以虛所立有近夫竹者自是干雲
霄而直上歷霜雪而不改吾益於君有望楚多材豈虛
語哉君因所居號竹村晚又號虎谿老人云

閔道堂記

新喻去城南僅一里楊氏道初之居在焉楊氏代業儒
先世兩登宋進士第道初勤慎以承其家詩書以澍其
後其居故有先人之宅既完且美道初乃弗自利壹推
以處其昆弟而別作屋於宅之東視舊加飭凡祭祀賓
客之位戶庭間與之次歲脩燕息遊觀登覽之所靡不

合度屋成名其堂曰閔道堂之前庭事曰知已堂兩傍
樓左曰聽雨右曰握秀雖其高下而竹之勢各利其宜
而咸湊于堂前竹附簾青翠連江晚近竹林樾
竹卉業植種類而秀者望四映浮翠蔚起時暝在還若
在塵外間因其所觀林易名於舍既堂之義道初其嘗聞
道于堂而有得與乎夫宇宙之內萬化之大羣生之夥
紛然接乎吾前者莫不遺也而其實豈遠人哉人道孝
弟而已矣孝先繼述而後成周書以作室前父子
之業小雅以闡墻明兄弟之愛其義則矣道初始先業
而立大遯舊居而弗肯居也述者豈是無徵議者豈

可謂孝弟也已。既世之弟，有堂構而兄弟至相仗者，能勿愧乎？則自今，揚氏之子孫，觀於世之上，庶亦有所得矣。是不可不記。

美竹亭記

江南之產，多美材而竹尤盛。然其間，有環宇室蔽池館，而美材者，皆風雨下者，或波濤上者，盡雲漢采譜人，以用即公上，所需與凡生人，性使祭祀食飲，詭載乘服百工之器，咸取資焉。竹之利斯世亦材矣。然其產或不得所宜，土則雖材，弗能盡得宜土，以產而成，阻遠不處，平居人則雖美，弗見。楚乎，居人苟非好事者，有出

塵之趣，而好樂之必紛。狎視為常物，幾何而不樵牧之者，亦安見所謂美哉。豫章徐李清，好事者也。其廬瀕江，而多竹，李清樂其土，而居有之，朝夕愛賞之，不厭。迺更築亭，益樹名花木，日置古書圖畫，其間與賓客之佳者，游觀相樂焉。既名亭，竹外而又撥以自號，蓋與竹幾無間者。其郡人張伯貞，數為余稱其事，而請記之。夫瀕江之土，宜竹而美，而又近乎好事者之居，能得其朝夕愛賞，而致佳賓客之游觀，以樂至其名亭，不于他名花木，而惟是之取，是何斯竹之遭也。若李清，庶幾有出塵之趣矣。余聞之，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又曰：益者三友。

為其相觀而羨歟夫竹君子之徒固季清之德鄰益友也日與之居月與之遊吾知其有所觀矣抑此其外者焉詩云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敢誦以復伯貞書以為記

傅與礪文集卷二終

傅與礪文集卷之三

記

常寧州義役錢記

常寧以衡屬邑自為州籍民所占田三十一萬八千四百又六畝有奇歲賦民錢三千四百五十緡米萬二千又百石有奇始為州民二萬戶既生齒日庶數竄易其戶籍天曆初屬歲荐饑民多死徙吞并之家並緣為姦利徃上私取其田而虛其賦入之數於公其無所於徵徒占名籍中者為田六千四百畝賦以歲計為錢五百四十一緡有奇為米二百十又三石有奇會其直又為

錢三千二百緡有奇吏不以其時究實日月久遠溷不
可理常歲賦入徒按籍坐所指戶畝責之方保首正歲
終不足恒係累鞭扑以督之其坊保首正貧不堪後者
率隳其產業至鬻妻孥以代責入民甚苦之以故富多
田者慮害之及輒詭析戶役後貧者前時有司坐視壹
無所詰太守余矣之再為是邦不忍民之日窮且斃而
莫之恤也念得錢萬數百緡為孳息之母歲規其贏以
充計上可已其害乃身率僚友捐俸一月以風其下郡
人聞者爭願出錢得中統鈔以緡計萬有四百遂移州
下廣盈庫寄主其歲嚴置出入之籍以時散之富民皆

質貸生息之月以緡計入其贏三分於歲歲計可得錢
三千七百四十緡有奇每歲當民租入時官具文書出
之以給前賦之無所於徵而坐之坊保首正者其用心
亦仁矣然猶懼同時僚屬一旦代去後之至者不知守
而行之縱奇吏侵漁其錢而惠以不終謀刺石具其
事始末凡出錢者悉載名其上以示勿廢其為慮不又
遠乎於是州別駕樊君與耆宿士民咸善侯所舉屬予
窺嗚呼民者使出賦以給公上者也傳曰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故公賦之出繇私田所入今官有常賦民
無恒產姦弊相乘庑于斯極長民為理能不惻然于中

耶若疾存心可以為民忠矣後之不脩其政者將不愧
茲刺乎疾名泰故禮部尚書明肅侯璉之子世為下邳
望族文物典則稱其名家先為州別駕時脩政教之本
興禮樂之具增置學官之產作人材而實興之既去人
猶頌稱其德不已及是復來衆益欣奮日思就化比閭
黨術誦絃相聞士君子相望侯之惠居多樊君名瑀亦
名臣子孫脩雅豈弟能佐侯為善治者

江東神廟記

祭法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贛之雷岡有神祠曰江
東嘉濟廟者相傳其神姓石氏諱固自先秦時已血食

茲土漢穎陰侯嬰過而祀之神遂顯名由是歷唐宋迄
今靈異益著累封顯仁元慶忠烈靈惠王恒陰佑有國
而大庇覆于民人其事具前後金石刻文今南盡嶺海
北達京師莫不有廟食而吳楚之間為尤盛獨祠在岳
陽上清觀者則贛之錄事達魯花赤曲思不華公始創
立焉公前在贛為政忠孝誠敬率人以身遇民水旱疾
疫而有所祈神應響至故雖去贛民猶朝夕不忘其德
公亦夙夜思報神之惠焉乃至順壬申公既還至巴陵
即自為疏遣人以香幣迎致其神祀于上清心有祈禱
禱之神以下其休咎而岳陽之人咸得有事於祠而微

福於無窮公於神人之交庶幾曲致其誠者歟嗚呼神不可測也而可格矣可告也而不可瀆矣善者福之惡者禍之禍福人所自為神豈利夫享祀而私比於人哉君子之立祠像神亦以警夫世之不敬而作人之善心爾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觀於是祠有不惕然而懼蹶然以興者乎郡人張孝子琦為述其事來求記予既次序始末又申之以神人交接之槩作迎享送神歌使併刺之庶來者知所事焉其辭曰

洞庭浩兮湯上贛之山兮路阻長登崇丘兮候神香將下兮乘陰陽遠若見兮靜若聞精刻七兮忽亡以存有陳予在几芳菲兮若蒞神愉二兮既閒衆安歌兮又喜續既御兮我堂逝將遊兮不遐我鄉歲無凶兮神之慶世脩祀兮民弗忘

栖霞記

新喻為山水邑懷道蘊德材藝可任之士顯于時者宜數倍他郡而代不多見是必有薄紆競之習隆栖遯之志以泉石為趣尚烟霞為游息甘長往而不出者焉淳雲富貴固不足以易其高也去吾居不能一舍而遠斜川宋氏有隱君子焉曰道震辰父殆若人之徒歟前年嘗一過之見其左右圖史蔣名花木設琴瑟尊俎觴客取

娛聞為聲詩以自歌詠於是知隱君有以適老信余所謂道德材藝可任而長往不出者也一日得吳興趙公所篆栖霞二字因名其隱所曰栖霞而自號栖霞山人夫雲日氣相薄成霞日出乎東海而朝霞數焉沒乎西海而夕霞見焉世傳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而霞意其為物熏蒸而成形薄射而成彩亦合無常亦雲之類耳凡物之積而不厚凝而不固則不能有所受載而謂可栖乎道家書云五色流霞來接一身又云大上玉晨大道君居紫霞之上或者亦寓言尔然吾聞天地之先一大氣也鴻濛既分三才列焉細緼相摩萬象

出焉日月也星辰也風雲虹蜺烟霞霧雨寒暑四時之變也無非氣也故氣也者與道合化與神俱行載六合而不墜形萬類而無迹天地乘氣而立人固不離乎氣也昔人有御風而行乘雲而舉者矣則栖霞又奚怪焉大戴禮曰天道吐氣地道含氣山川附乎地者也霞天吐之氣而山則含之君居乎山間川氣上騰霞景下映爛然五采之蒸棲乎日而被乎四體噫之而成液吐之而成文由是呼吸天地之英卷舒陰陽之化可以游乎泰物凡世之人莫尚其高潔者已豈徒栖之云乎哉余既高隱君之趣而悟氣之理作栖霞記

竹深亭記

新淦之鵬溪有廖隱君姓敏者性嗜竹自號竹窓其孫中山父魁偉磊落人也雅好賓客而嗜竹猶其祖故居傍多植美竹而作亭其中名以竹深日與族人賓友往來游談其上論古今之事教其子弟皆能積學綴文辭而楚詞與竹俱立間居鳴琴誦書賦詩酌酒以娛父兄於是既樂之久矣及其族日大而別築室於溪之近二里所五湖則亭亦與之俱徙而益植竹環左右以稱名亭其戶牖所嚮几席所當杖履所臨映之以葱蒨綠之以幽曲冰玉森立雲霧演軋奧如也賓客苟非七賢

二仲六逸之流得其徑者或寡矣而塵土闌茸之務無因溷吾趣焉日者君合客燕亭中乃出鄉先達及今之士友所賦詩歌示余使記其事方顛氣西至靈籟四起主人舉酒誦淇澳之章律嶰谷之音客醉起舞而和之竹色照聖衣袖皆碧相頌樂甚忽不知其何鄉也於是知廖氏之培植斯竹蓋累世矣深君以蔽其蔭在今適當其盛焉凡植物之處於庭若異木奇卉恒必稀鮮乃宜少加茂密焉或者厭其繁且邃矣其多植之而不厭雖邃密亦宜而幽人勝士樂與之居者惟竹為然尔夫竹之宜於人以有君子之德哉故君子之交處也其心

虛可與有容其節勁可與有立其材美可與有用其蔭
遠可與有庇直也可與正枉潔也可與厲貪高尚也可
與抗世是故多而不煩近而不褻就其深而莫究所極
焉久矣竹之交有似乎君子也然則與之居而不厭其
邃密且益加培植焉者亦其德之似者歟觀於斯庶忠
厚以固其本仁義以暢其枝使其生息益蕃以遠則所
謂深者不在乎竹而在康氏之澤自今其世人居有斯
亭哉作竹深亭記

新淦州建興寺施田碑

州之交衢有僧居曰建興寺者肇唐武德中始其徒盛

大支為院十有四環列左右代遷時移今所存者獨大
院而院各有田以餼其衆歲久稍增益之獨寺正殿為
公堂故有田百六十畝有奇歲入租八十有四石以資
熏祝營造之費者前是未有所增焉至正改元會州之
東十里所普惠院主僧惠鑑年且八十嘗苦行節用積
其贏買田三百畝之在欽風鄉者租以大石計百又五
十有奇歲以充衣盂之費而年老不欲以生產自累念
世之諸緣若大夢幻非堅固實有不可執而存者而如
來自無量劫捐捨身命圍城以用布施由大願力卒證
位佛乘流布其法於斯世凡今吾徒得以安坐而致其

利益者蓋亦思其所自而圖報萬一耶於是悉以其所
置田捐施建興以益常住之產田入正殿為租石三十
其百二十石則六分之二入支院正殿之田先會其租入
募工聚黃金薄莊嚴無量壽佛具足色相繪飾牀坐以
稱他佛其後歲所入者積以待棟宇之有缺壞及凡像
設器皿之必新者資以用焉寺僧狀其事始末請予文
諸石於乎鐙公其學佛而有見者乎世之貪於豐已而
吝於及人者田連阡陌至不能餽食以恤宗族之窮徒
孳孳自苦以老無所述於後而為佛氏者資施於人者
也乃有鐙者銖積寸累以致頃畝一旦年老大悟遽擇

其自累之業以利建興使傳之永久其於恆人果相遠
哉然吾聞始者佛氏之立勅持鉢出均日中一飯未嘗
大畜田以事生產及後世尊信其法者益衆則自天子
公卿下逮庶民之富多田者率捐棄膏腴以惠養其徒
大者一寺田至萬億小者猶數百千吁亦盛矣由其教
寔廣食指之積不啻若聚恒沙以數諸佛田之多不若
是則不足以給故食於其教者亦有推其始者耶抑求
施於人而已矣有反其施者耶夫有所施者必有所利
者矣惟不利其利而利莫大焉鐙公可謂善推其始者
矣善反其施者矣若夫巾施以希福田利益吾疑佛之

道不專在是而亦非鎡之志學者尚思其大者乎

高遠堂記

處城郭劇地朝夕紛上焉與物接而不為卑陋狹近之見斯其人志於高明遠大者耶由是而力焉其所立亦覘乎是矣新淦據江右上游凡仕於南及四方游士商賈之過焉者舟車日不絕而其民又庶且富居室鱗比城市土不得尺寸閑出門未跬步往來憧々踵相接也而張君則慮之居於是乃若廓然不以膠其慮者至取高遠名其所居之堂覘其志豈溺於卑近者哉嘗得之其所親之言曰君之先本單州人繇保州軍事推官七

傳至信州通判自池徙居新淦至于君之身十有三世矣君起徽巡吏凡再轉應州郡計年勞當署邑都曹而行省借授贛之寧都州稅副既滿代當復調其進用且將未已前後治吏事數十年所至以才諳為當道所知凡直指宣撫使部使者及行省命君所率州郡長貳出莅事他郡恒必擇廉能吏自隨君縣當其選嘗佐議奉新疑獄多平反之功先後按吉素倉獲贖累十數萬緡棘二無少阿避察洪屬邑旱蓄賑餼袁瑞所過不獲德其惠者衆多屢履民之胃名軍役者千餘人旬日而正其籍從權南海舶貨所賦入以億萬計僅數月而事

集且未嘗有所汗云夫為吏而見知其上苟恃勢肆威無所不可而君則弗為是非其志不潔於卑近能若是乎故雖處城郭劇地而有高遠之趣焉即是而求之簿書錢穀之細若不足以煩君者以之為政其存心亦可知矣昔晏子之居近市而喧囂激隘其君請更諸高明爽塏之地晏子辭焉人至今賢之夫君子所存豈以其居係吾高卑遠近哉必志其大者矣雖然余聞之為高者必因乎下行遠者必自乎地履實不已九仞可成焉舉足不已千里可至焉是故聖人之道下學而上達夫厭近而驚遠與安於卑陋而不求遠乎上二者胥失之

故予於張氏之堂不徒飾大辭以極高遠之義而欲徵諸其實

延齡丹室記

世之脩煉以養閒暇服食以希長年非其人負磊落不世出之才遭時不用遯居山林以事神仙輕舉之術必其年且老無所用心而資是以扶衰莫者也夫以英妙之姿當文明之治且夙夜勵學期一日出而試用於天下而遽自托於遯居扶老者之所為聞者不能無感於斯矣求其志必有在焉清江吳德文質美而嗜學蚤從師習明經治舉子業方年富力穠致已不已將由鄉舉

里選以貢于天子之庭而琴書之隙往々以其餘力雜
究夫丹書墨訣方技之文因即其居之西偏治一小軒
以為藏脩游息之所取凡強誦之具烹煉之器咸貯其
中而獨書延齡丹室以名之是予聞其義而不能無感
者也然徐察其心則善矣夫人孰不欲保其生也鮮能
盡生之道孰不欲壽其父母昆弟親戚朋友也鮮能知
延壽之術今德文之志不徒欲自保其生而欲人之同
其生不徒欲自壽其父母昆弟而欲人之父母昆弟同
其壽其存心仁矣哉然吾聞之孔子曰有大德者必得
其壽孟子曰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故善養生者不
戕其天而已矣藥物其外者焉耳世所傳古龍虎金碧
之文陰陽火候之訣亦惟假諸外以喻其內耳故所謂
延齡之術者不專事乎其外德文講學窮理必有得於
道者其於雜嗜殆亦游於藝焉耳若其以丹藥濟人夫
死而壽之仁壽之域者是曰達為良相之心歟